

65466

33



七雄策纂卷三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齊

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威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兩軍相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

章微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鮑彪曰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童子有焉

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童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  
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童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  
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  
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  
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童子之母啓母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童子將也勉  
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  
非不能更葬先妻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未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  
哉

### 公孫閔走田忌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閔齊謂鄒

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

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

前而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

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閔公孫閔乃使人操十金而往

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鮑彪曰齊威賢王也其知童子察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謹之也

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下者出田忌因令人

捕捕取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 鄒忌諷齊王納諫

眈徒結反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眈麗眈目側也故有光艷朝服衣冠

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

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

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

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

穆文熙曰形貌美惡雖淺近易知然人往往為人所蔽鄒忌不能自反觀而人能引以告君送矣

鮑彪曰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

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

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

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

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

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

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

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

中賞能諉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今初下

劉向曰齊有田巴先生威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

顧謂其妾云云  
恐與忌事有訛  
舛

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  
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  
謂戰勝於朝廷

### 田臣思論救韓宜晚

南梁之難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韓氏請救於齊田

侯猶上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

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

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

鮑彪曰臣思之  
策則幸中矣非

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

仁義舉也孟子  
曰行一不義而

敝承繼其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

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

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

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杜赫說楚王封田忌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復猶杜赫曰臣請為留楚為鄒留謂楚王威  
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

穆文熙曰封田  
忌以安鄒忌此

兵法之所謂內

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息之不返齊也。鄒忌必

補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

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鄒忌遊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

封之於江南

張丑說楚王勿逐田嬰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

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

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

又云田嬰盼子未可優劣然敵有才將非我之利其說詞自高

不與盼善

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魏處說趙勿助燕擊齊

權之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齊燕戰。秦使魏

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

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束兵。

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君計者不如

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

穆文熙曰以兵助燕則我為敵國中立勿出則執兩國之權利害豁然令人警言動

蕭精

戰而勝兵罷敝罷疲同趙可取唐曲逆並屬中山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懸繫也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

齊地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以合從說齊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險固齊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

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

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論事曲細

踰即蹙又即踰

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

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

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

途車轂擊人肩摩連柀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

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

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

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后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

穆文熙曰此言韓魏小弱而近

秦故可事之齊強而遠秦無如

之何利害明切皆本事勢

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穆文熙曰：淳于髡滑稽者也。故二說皆孟浪而能感人說士往往宗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邾車而載耳。邾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以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

穆文熙曰：觸前王前，語甚奇。可消人主負勢之心，但詞太危激。人主難聽，晚食安行，歸樸還貞，則其言近乎道矣。

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王自稱願請受爲弟子。且言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

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饑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同嫉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

鮑彪曰。王斗造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只尺之間。以

為高此。孟子之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也。

陸深曰。詞近詭。玩吳師道曰。王斗造門求見鮑論當矣。其言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色之說亦管公不害伯之意。此其所以為辨士之言而非

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藉。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也。失也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

君子之正爾

又云宣王喜文學之士賜列第為上大夫者七十六人穆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之徒類皆詭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顏觸王斗訊其不好士有以也

騾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逯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細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人譏田駢不仕

齊人見田駢

齊處士

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

設者虛假之辭

而願為役

為駢給使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

穆文熙曰語大鄙褻不宜以此曉人且天下亦安有此女子

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

嫁已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譬養千種此言資同所資所養也徒百人

徒從車者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也

陳軫為齊說昭陽

閔王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

鮑彪曰此策雖其旨為齊亦持之善

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楚相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地，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

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

田嬰諡

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

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

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

客有於此。

言此言外應復有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

亡。

言無此也

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

穆文熙曰：客言不城薛亦平平

但以海大魚三字開端反走令

亡此也

七律卷之三

十一

蕭椿

人求竟其說則進言之機括其妙耳

能牽湯也放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奚以薛為無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謂過失門

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

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猶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

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

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

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

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

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

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

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

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言願豕視豕多反。若是者

信反始信。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

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

劉辰翁曰。過願即俗所謂耳。後見肥豕視即相法。所謂不邪偷視。

鮑彪曰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謂辨為人多疵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

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

知已者死此辨所以不求生與

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趨難者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言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彼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

穆文熙曰為秦割烹數語論事精切比於蘇氏兄弟合從之說

尤為動人

為秦相。秦曾不出新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  
大王之察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死者而齊民獨不  
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  
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  
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其地南面而孤楚  
韓梁。二國在秦南孤謂稱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  
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  
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  
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

吳師道曰軫善  
楚者約從獨遺  
楚又勸三晉之  
移禍于楚豈略

不為楚計哉。蓋  
知諸國之賓秦  
非特為魏所以  
為楚所謂陽擠  
而陰助之者歟

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  
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  
兵合於三晉。

張儀以連橫說齊

張儀為秦連橫。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  
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  
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  
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  
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

陸深曰獨言趙者齊以趙為障敵故云

穆文熙曰不言齊而言趙又先言魯魯趙勝不免於破國况一敗乎總見強秦之不可不事也

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

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

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

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

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士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雖有戰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韓獻宜陽

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

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兵河關清

河是也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

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

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

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 張儀止齊伐魏

張儀事秦。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

而秦任之故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



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然後王可

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衍張儀儀之所在必舉

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

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

諸侯所不備今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

使之齊楚之事已畢事使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

穆文熙曰儀此策可行於秦不可行於齊也且之伐韓何害

於齊何補于魏韓小弱不能支齊必踵魏故事安在其為厚託儀耳

鮑彪曰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譽南

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與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

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

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

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疲因勞師故而伐與國屬鄰敵以

善與

吳師道曰鮑謂儀將死言善謬矣儀反覆詭詐之徒死猶未已何善之有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

挺猶範也

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人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淳于髡說齊王救薛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

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王曰

穆文熙曰淳于  
髡其神於為說  
平木言本事而  
人之從之若挈  
馬兔而走蘇張  
去之遠矣

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  
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  
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  
其顏色曰謔痛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  
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望拜之謁望而  
言謂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善說者陳其勢  
之恭言謂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方大也人之急也言應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也  
豈用強力哉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錯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  
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  
其三尺之劍而操鈹耨與農人居墟畝之中則不若  
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  
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  
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黨友以此士見  
棄逐不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豈非  
屑與處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公孫戊止孟嘗君受象牀

孟嘗君出行國

兼相它國

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

楚官也

直

使送之

直猶當

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票飄

同言其細若飛髮

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

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人見孟嘗君曰君豈

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

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

穆文熙曰公孫戊說孟嘗君之詞甚正而乃以寶劍行之何其

鄙也又足高志揚為孟嘗君所

關亦淺之乎其為丈夫矣

之士皆以國事累君

累猶說

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

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

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

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

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

重言言三喜

外復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

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

過臣三喜輸象牀

輸亦送也

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

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

鮑彪曰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于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推折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吾哉

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  
於外者疾入諫

馮暖彈鋏

齊人有馮暖史作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

屬囑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

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

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劍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

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

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過

其友曰孟嘗君客我以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

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也能為文收責於

薛者乎責債馮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

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

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是謂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性惇愚。惇常作惇集韻弱也。沉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暖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

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

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

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矯命。託也託言

孟嘗君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

齊。行不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子孟嘗也。馮

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

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

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

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期年。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

正

日孟嘗君顧謂馮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

見之馮暖曰狡兔有三窟元作今僅得免其死耳今有

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

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

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大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

鮑彪曰能者客人孰不能客者孟嘗於不可幾也

千斤文車二四文馬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謝孟嘗

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

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

萬人乎齊謂也馮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靖郭時自立廟矣今又廟成還報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

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眾故為微馮

暖之計也

譚拾子諫孟嘗君

煖之市義賢矣而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寤也以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况不賢者乎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殺之為愜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固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勸齊王勿庸稱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與粹同而患之所從往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也。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秦恨之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秦。元作卒秦為猶善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勸齊王釋帝僭秦

鮑彪曰：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

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約伐趙孰

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對曰與秦為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

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

償秦倍背同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

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

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

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名尊燕楚

以刑服刑猶威也言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

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

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

之談為二章可也

###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為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而務興於時故無

穆文熙曰上言相機稱帝此直言償秦夫稱帝大惡也償秦義舉也兩策得失懸甚

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劇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

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

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入

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

告遫於魏遫同，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挑趙索戰

邯鄲之中，驚驚亂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

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今世之為國

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

鞠之鞠躬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行也，地狹而好敵，太事

敗而好長詐長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

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

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挫強敵，如此則

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

伐行秦字，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

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

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

穆文熙曰：不主怨，不挫強，乃一篇主本始終千餘言，皆不外此有味乎其言之矣。

應前二語

二雅美集卷之三

二下五

蕭椿

又云此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

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

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小國亦不可輕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

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

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箭筈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蠹

猶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

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

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

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昔者萊莒好

謀東萊故萊子國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故亡蔡恃

晉而亡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

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

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元作案兵而後起

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

也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跼不伸也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

誠欲以霸王行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今夫鵠的非

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乃發少長貴

吳師道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不為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

又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

鍾惠

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

的以難中人爭

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約者人所惡也

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

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

矣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

五戎注刀劍矛戟矢

而諸侯從

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

百萬之軍北之堂上

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

雖有闔閭吳起之

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

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

不乏諸侯可同

張居正曰策文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而以

權藉時勢明之後分三節皆推

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

元作矣

昔者魏王

惠擁士千

主怨之意在其

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

六用而不覺其

復

日而致也何以知其然也

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

策不足以至王天下

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

齊則趙必從矣

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

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

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魏王說

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

建九

以丹帛為柱衣

建九

游旌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旌又繪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地也按兵於國而東

次於齊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

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與故衛鞅之始與秦

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

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

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

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鮑彪曰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

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惠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陸深曰渾融奇拔

張居正曰楚攻南陽以下乃懼之以獨歸報燕王一段乃動之以利未總歸一智字

鮑彪曰此章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擬為之以補亡而其文意氣橫溢肆筆而成其以閔王為宣王蘇代為蘇秦大與時事不

合太史公愛其文遂為傳誤而今卒莫有知其非者也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願公之不再計

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

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也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秦故下兵救之魏

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為橫則楚國之形危

且棄南陽斷亦棄右壤謂平陸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

交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

與聊城共據相持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齊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

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

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

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

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

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

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

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推臂前也而議於

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

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

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

商君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

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

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

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在桎辱身也

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

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且沒壽不免為辱人賤

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

吳師道曰連之  
大意在於罷兵  
息民而其料事  
之明勸以歸燕  
降齊亦度其事  
之必可者真文  
忠反據鮑氏為  
斷而謂魯連之  
說不可為訓皆  
失考也

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

顧後出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

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

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

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決與魯君計也曹子以一

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

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

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

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  
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  
因罷兵到鞫而去鞫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  
易姓名為庸人疑  
之至是始有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皆以  
狀可信也

疑還是遲疑也

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水菑淄同有老

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

後軍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

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  
先發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襄王呼而問之曰女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

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今日寡人憂民之饑也

單收而養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

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

鮑彪曰單之取  
疑所謂威震主  
者與襄王亦不  
明甚矣使單有  
異志闔城陽而  
王孰敢不聽豈  
俟今日哉貫珠  
者之言上足以



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  
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  
因罷兵到鞫而去鞫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  
易姓名為庸人疑  
之至是始有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皆以  
狀可信也

疑還是遲疑也

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淄同有老

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

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

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  
先發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襄王呼而問之曰女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

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今日寡人憂民之饑也

單收而養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

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

鮑彪曰單之取  
疑所謂威震主  
者與襄王亦不  
明其矣使單有  
異志闔城陽而  
王孰敢不聽豈  
俟今日哉貫珠  
者之言上足以

掩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猶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衍舉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 貂勃欲附田單

穆文熙曰貫珠者與貂勃皆異人然貫珠言公而意正貂勃言公而意私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

腓脛也

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曰

使任用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

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

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

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

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單且  
 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內收百姓  
 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  
 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  
 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由單免冠徒跣肉  
 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  
 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  
 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來避席稽首曰王惡得  
 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  
 也與粹同而患之所從往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  
 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秦恨之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  
 聽之以為元作卒秦為猶善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為天下秦  
 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  
 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  
 天下此大資也

鮑彪曰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蘇子勸齊王釋帝償秦

蘇子

元作秦

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

蘇子問

則天下愛齊乎

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

亦問辭

約伐趙孰

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

補此五字

對曰與秦為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

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

償秦

倍背同償擯同

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

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

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

大梁之門

故釋帝而貳之

穆文熙曰上言相機稱帝此直言償秦夫稱帝大惡也償秦義舉也兩策得失懸甚

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

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

冠若箕

箕箕器

脩劔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

壘軍壁也言大

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

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

日尚矣

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

歸於何黨矣

黨猶鄉也言無所歸

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掖邑之奉。西有鬻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鮑彪曰。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察至一篇皆同。

信陵國老女子知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猶誠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

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  
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乎

齊君王后之賢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庸備太史敷女敷音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

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

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

立以太史氏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

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

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

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

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

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

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

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蓋怒建之不心受詳以病昏耳

君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

客人秦皆為變辭變故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脩

鮑彪曰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疚利不能回其斯人乎

攻戰之備

齊王建客死於秦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

元作 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行可為謀，又疑

謀本 即人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

鮑彪曰：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乎？

入矣。臨晉屬左馮翊 鄆鄆大夫不欲為秦。不屬也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 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武關弘農東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 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 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偽許之 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 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七雄策纂卷三終

七雄策纂卷四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

饒

子象為楚說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宋許之子象楚人為

楚謂宋王公剔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



急宋猶言迫脅之與下文方合註非

急得宋後將常急矣。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于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而今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 江乙論州侯於楚王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諳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謂楚

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

無有正是不言其惡註非

乎？遂猶成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

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 江乙論人畏昭奚恤之由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子辨魏氏之惡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為謂泄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於楚王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狗其為有執而愛

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再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

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

鮑彪曰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為江乙讒口之資耳

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名壇史失其姓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

而服撫猶偪也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

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

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猶退

吳師道曰避是敝字無疑真詰

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

軒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

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

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

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亡先生

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

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

兕躔音詳趨行也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

王抽旃旄而仰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

鮑彪曰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虜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大王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 蘇秦見楚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 蘇秦說楚王合從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屬南東有夏州

夏口城海陽南有洞庭蒼梧交州北有汾陘之塞陘

陵陘郇陽徐注今順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

不西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

害於天下莫如楚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

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

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天下不取也夫秦虎

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

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陸深曰縱橫之士所以熒惑世主者率以聲色玩好為言

一意兩轉舌有奇峯

其禍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効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

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

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

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

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

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旄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泊今君

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鮑彪曰五國之聽蘇子也華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

令尹子文

威王問於莫敖楚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葉公子高

陸深曰。廉義當從廉薄之廉。猶曰賈廉言不弱小也。

莫敖大心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今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先君以揜覆取也。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

七林集卷四  
與助也

吾將深入吳軍若扑繫一人若粹持一人以與大心

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厲眾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

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

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悉屬

屬連百姓離散俱亡楚使新造王楚使新造王楚使新造王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之朝雀立也不

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瘡

殫氣旄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冠帶不相及

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

也言非楚使新造作楚使新造作楚使新造作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今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

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柘舉三

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猶

穆文熙曰萬乘不可得罪一士此言可畏古人謂匹夫匹婦能勝予者殆此之謂然士難得亦難識也

七林集卷四

付亮

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

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

楚國法也散失

其次

以浮于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

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

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

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

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

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

發矢

臣決拾

決以象骨為之着于右手大指以鈎

君王直

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陳軫勸楚王勿逐張儀

楚王逐張儀於魏

使楚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

陳軫曰王何逐張

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

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

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

穆文熙曰迷人多知惡人而不知自惡楚王為魏逐張子而惡其不忠不信其后乃數為張子



所欺以至客死  
而不悟何其愚  
乎陳軫之言蓋  
預知之矣

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言魏恥之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昭王勸楚王以地欺韓

五國約以伐

行齊字

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

南圖

楚圖

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

言可為楚之助

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

營猶求可使我

惡難可懼也我

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

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

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

夫牛闌之事

未詳

馬陵之難

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

親主之所見

懷王以地欺人  
所以終為秦所  
欺詐道蓋反中  
其身矣

也

主謂公仲此言齊強不可使益強

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

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

果弗與地

張儀見楚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

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

懷王后

鄭

刺

美人

貴于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

前嘗欲逐之於魏

張子

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

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

珠璣不圓者

出於楚

穆文熙曰張儀  
初以好色中懷  
王繼又為南后  
鄭東止求美人

此皆無風起清  
無貨行敗及覆  
詐偽不屬為人  
者也

蘇氏曰張儀之  
所以求用者其  
術至此所以言  
必信而功多也

可不悲乎莊生  
所謂所治愈下  
所得愈多者也

家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黑黛黑言其髮立於衢間非知

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

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之獨何為不好色也

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

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

秣飼馬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

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

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

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昵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

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

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

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

也

### 靳尚鄭襄為張儀行說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

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

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

鄭裒即鄭袖以其善舞故名袖蘇氏謂與南后為一人

乎。鄭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

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

宮中佳衍翫字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習音者以權

從之習音所謂權也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

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秦女而忘

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

曰。子何不隱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

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

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

之利也。利在為王鄭裒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王將出張子

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

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事者曰。以

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

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

張旄果大重。

張儀以連橫說楚

鮑彪曰。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于死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襄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

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

之易無遺也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

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

敵侔爭交侔齊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地流下河東取成臯韓必

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

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

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方舫積粟起於

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

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

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記

晉代楚楚為扞關以距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

哉

穆文熙曰儀策無他奇但虛誇秦強盛足以害楚而五國之不倚直恐喝之詞耳使它日齊楚不絕武關不入秦且奈楚何

地絕北境之地秦兵之攻楚也危難于三月之內而

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

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

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所稱楚王皆後人追言耳此

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凡

記蘇秦下復有一蘇秦文氣似通

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

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

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

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后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

秦之與楚也接境攘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帚也以洒掃之役自居効萬家之都

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

穆文熙曰蘇秦始說六國合從

攻秦何其雄也後乃欲敝齊為

燕辨謬甚矣死而車裂徒為張

儀借口

謂計無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却，名駭雞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以地逐陳軫，昭過

張儀相秦復相時謂昭眡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眡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眡必得其處也。

昭眡歸報楚王。眡蓋畔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

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陳藉，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

而周不聽。魏求相，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

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南伐

楚，故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

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

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其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

絕儀聞之其効鄒鄒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與之地

則楚益勁儀必不為也是昭雖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 鄭襄讓則美人

魏王哀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

新入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

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

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

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

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

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曰何也鄭襄曰妾知

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君王之鼻也

王盖有鼻疾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不通新人之言

### 陳軫論韓朋智困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

同巧士也習諸侯事始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為

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穆文熙曰詐偽者人亦詐偽待之舉網偽進困敗愈速韓朋其何樂于為麋哉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類於麋

鹿。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

不趨。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

以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

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食守宜陽故作朋

范環論為秦置相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王曰。吾相其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夫不知元作如事君下同

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其茂事之順焉。言大

不失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其茂事之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

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召滑見其茂傳

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計王

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

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太也。王若欲

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

穆文熙曰。為人置相而必欲以不賢者在敵國之心。自然耳。不知當時人主肯遂以為賢而任之乎。我以不賢左人亦必以不賢左我何益哉。



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

言其素重

真大王之相已。

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使相之必存楚也

王相之楚國之

大利也。

其茂傳有地承異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閔

而歸齊王隘

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

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

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

先語者兩用而不復鮑彪曰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其最優乎方之晉臣其勇犯歟

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

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

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

寡人之得求反。

求反國而得

主墳襄復群臣

復見

歸社稷

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

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

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

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子良計在與齊地而復攻之

昭常計不與齊地而請守之

七維

十八

景鯉計不與齊地而索救于秦

吳師道曰頃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割地雖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也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索救於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天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

秦罪特甚焉。慎子不擇是非而兼用之。則兼其失矣。

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

悉五尺至六十。一本作率吾之。

職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五尺言出幼六十言老共得兵三十。

士卒

穆文熙曰此四

人之策皆平

耳愚以為許人

地而背之不信

使人守之不義

背恩而索之仇

不智慎子何取

此而兼用之乎

且以虎狼之秦

必不能無媾而

使救與其媾秦

寧媾齊

陸穩曰終篇皆

奇

鮑彪曰此謾士

乃不可不殺荆

餘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戰則有塵齊王謂子良

曰。大夫來獻地。今當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

邑之王。是常媾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

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

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

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 中射士食不死之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

王赦之以不能之在。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

答之也。夫謁者中者。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

曰。可食。非謂汝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

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平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

何與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

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

絕字一作斷

鮑彪曰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雖失之東隅之桑榆故

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坐上蔡陳之地襄王留桡臣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大事記曰頃襄既失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以能少復故地也

劉向曰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蓋喪亂之後補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垂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鱸鯉仰嚼陵衡香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

敗扶傾之計皆出於幸特不能大有所為耳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

器與蟠義同 盧

盧旅同黑弓也

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劓磔

石鏃也

引微繳折清風而松矣

松失墜也 故晝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

後語飯茹溪之蔬茹溪巫山之溪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

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

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

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

所封之祿

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其所貢

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

昭

填龜塞之內

填兵滿也

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

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體

唐睢說春申君

考列王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

謂有祿位 然臣

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

言高其義

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而天下為  
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  
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  
所以為能者。梟勝也以散暴佐之也。散謂眾暴夫一梟之不  
勝。不如五散。獨善不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  
令臣等為散乎。

荀卿以書絕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時為

穆文熙曰。春申亦平原無忌之亞流耳。奈何輕於用舍如此。真史之所謂旄矣。其將有李園之禍乎。

今蘭陵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  
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貧。趙以困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  
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王  
而夏亡。管仲去魯。魯人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  
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  
子為書謝曰。竊人憐王。竊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此不恭之  
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  
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

專斷於國私以禁誅於已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故弑賢長

而立幼弱廢正道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

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及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

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

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

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

而殺之淳齒用齊權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

夕而死夫癘雖癘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

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

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

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禮禕衣與絲后

服禕衣謂畫袍不知異兮妹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

嬖母求之又其喜之兮以賢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

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詩曰上天

甚神無自察也

或勸楚王合從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鮑彪曰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吳師道曰此主  
從而黜橫者之  
說

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

詘謂懷王劫死

奮患有成。

奮於患故以能有成

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

官尊榮之稱

夫

報報之反。

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

墨墨之化。

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

其未著

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

貫猶通

生與亡為鄰。不

偏於死。

偏猶專也。死猶患難

不偏於生。

專於衛生如兩臂重于天下者

不足以

載大名。無所寇艾。

寇艾兵艾。已所懲創

不足以橫世。

橫言莫之敵

夫

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

集韻。噬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

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

牟取也

公舉

而私取利。

舉措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

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

趙人全晉舊姓

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

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未詳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

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

人姓名

與魏王處京臺之下。

京高也

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

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

孽謂有隱痛于  
身猶孽子也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  
父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  
高飛烈猛也高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為秦  
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穆文熙曰膚淺之人聞言即以爲知而不思再求如春申者甚多汗明堯舜之喻可謂明切然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  
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

終無補于春申前後之望為贅詞矣

明日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  
明日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  
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  
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  
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藉五日一見汗明曰君  
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  
折尾湛肘潰湛沉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而不能上棘言步蹇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  
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

鮑彪曰世之懷才抱德之士陸

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人之大哀乎

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滌板僕。滌洗其惡板。除不祥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也。

###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對曰：齊王遣使詭言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

此處云君相楚二十餘年后云春申相楚二十五年后又云秦始皇立九年李園蓋聞呂不韋之風而興起者也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

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

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

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

更立兄弟。王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

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

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

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

穆文熙曰：語甚危足亂愚夫不知免禍自有方微倖邪術禍且愈速

也楚國封之內蓋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

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

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

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

烈王病朱英楚人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

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

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

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

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

少主因而代立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

不即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

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王之舅也而

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制斷君

命制斷矯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

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

王崩此章唯楚王更舞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稱之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劓

鮑彪曰春申君所以至於此固

寵而暗于事也使萬有一如李

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

之封不巳優乎  
春申君于楚非  
若商君之于惠  
王又如不可則  
杖策而去扁舟  
五湖爲世陶朱  
柳可矣春申君  
不爲此而計出  
於滅宗蓋小人  
患失之禍勢必  
有不可不戒也

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  
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  
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  
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  
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  
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  
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嫪  
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亦爲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太  
人與后謀曰王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即薨以子爲后

七雄策纂卷四終



